義門先生集

義門先生集

歸安吳雲
元和韓崇同輯
吳江翁大年

卷十

雜箸

兩浙訓士條約代顏學山學使作

成宏以前舉業以能熟記傳注爲伺僅具對偶固與帖經無異也久而瓊山長沙在館閣頗病其不能解義思創革文體而其學亦足以召雲命律於是乎守溪鶴灘出焉以情緯物以文被質始變學究爲秀才彬彬乎郁

郁乎自爲一代之文而非復宋元經義之舊規矣持論過高者或訾古今文之裂自守溪始是猶謂文法亾於昌黎詩法裂於康樂徒思摭前修以要名而不知其無當也

文之有采猶五行之必發爲五色外槁者亦中枯也然而徒以駢麗相煽無復生意則美而不可悅仍歸腐敗矣正德之季其文無不四屬六比競事鋪陳永嘉取唐襞文爲會元而洗其穠華化其排偶存王錢之質以立文章之中制此風氣之再變也

王錢之文皆本經術襞文吏部中丞時宦稿始旁推於

子史子濯孺子篇之擬龍門也不言餂之篇之擬韓非也後之作者因之波瀾益廣盡變極觀矣

□□□然則長題之敘致必一句不漏若子濯孺子篇乃得史記遺法乎非也夫褒文特導其先路者也司馬氏之文虛實詳畧縱横萬變本紀世家或以數語而包絡數百年之事如孟荀列傳則又因兩人而互見數十人之事若漫無裁翦而徒欲一句不漏是連營七百里以拒敵適為曉兵者所笑耳

瞿文懿公云荆川墨卷和平雅淡極有廟堂風度而所刻窗下諸作則不免有精思苦鍊之迹故其所作務期

風度雍容而骨格則亦少降然前輩論其作敬事後食題本合用官守言責因其語太熟易以服休服采得陳言務去之法其指授學者亦云作文須要心苗中流出若翻閱舊文以爲式樣則耳目增垢心志轉昏本來靈府反爲封錮不得出矣乃甲辰後宗瞿者不能盡翻臼科顧遺其清新流於卑弱何也

自庚戌茶陵主試卽欲矯之以雄剛而所得於古者或其皮也壬戌元魁之文才力富健滔滔數千言議者謂其疵有覇氣且亦少檢局矣乙丑斂之以法至隆慶改元下限字之令而截然又一變矣

震川應舉之文少而汪洋跌蕩晚益老重淡粹其大得意也可班於蘇曾之閒而當年有時文不時之譏乙丑鄞縣爲同考亦先送其二三場乃得中選袁坤儀論其質而不華奧而不顯非利中之具是以鄉試後蹉跎二十六年幸得余公收之繩墨之外此皆以場屋得失裁量非常之士妄吾不敢服也然或直而不婉放而近易亦有不可以訓者後之人尙勿以畫家之噴自誤乎江陵之爲政也肅用才也銳而士氣與文格亦應之削冗長刷目廓清於辛未而甲戌以後皆稟承其尺度弗敢越軼精嚴𡡉妙極研磨之工論其氣脈渾厚或不

及王唐固中葉之極盛也

癸未湯若士之文饜飫於五經三史以發其淡情逸韻自言宗師王錢信乎能得髓者也後人俎豆震川而推排若士豈知詩筆一理有曹劉即有沈謝有少陵即有義山本竝行而不悖有愿夫孱習罵之振振而儈夙之翺翺爲怪鳥則人皆笑之矣甲戌之高邑趙忠毅公其筐穡妙悉人情格高而詞贍用法雖踈於湯然亦可謂才子之最

鄞縣癸未所收多異才而元卷猶主於和平溫潤袁伯修變而峭峻氣味與孫馮絕不相入矣同考楊公復所

出而語人曰吾書二房應取十二卷旣足數矣陸𢘅曰
過閱謂皆平平無奇恐不當荆石先生意予因偕之徧
觀各房一二新奇出色乃將落卷徧閱重取十六卷此
足以徵太倉之賞好又一變也後此歙縣所取元卷即
上科主司批其所作平常下帷更張者今人謂己丑始
別開戸牖特未識已密移於丙戌耳
蕭子顯云習翫爲理事久則瀆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董
文敏公之規橅王瞿而見細又何疑焉然其生平則極
講於脫化之秘者他人方處使圓渾處使一實處使虛
滯處使靈一篇之呼應一股之開闔莫不自具匠巧弁

其七字文訣皆後人所當盡心也
壬辰元卷布置原本於先儒非若己丑之有意於奇也
人自不明理耳惟俗調則自茲始嘉隆前輩或流於腐
爛然特朴也非俗也乙未文最細潤而字句之俗者彌
熾向後五十年自場屋中以至入告之章疏方言俚語
觸目皆是斯匿釆之咎歟
湯祭酒自言少時其父唯教以制義暇更涉獵少微通
鑑節要性理大全畧知二三場題目出處而已他書則
恐妨功屏弗令見也夫古之學者由童丱而及壯十三
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嘿記又推之於史記兩漢書亦

然以爲基本而後乃徧觀而博采八股旣盛士已皆不讀書今耳目狹陋乃遂至於此文安得而不衰也元遺山云士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有所立蒔有損歸季思仲常熙甫之少子也唐完初應德之孫孫聞斯其外孫也生長見聞卽無僞學錮其靈府故皆能以清古自異季思老於公車完初已丑館選秀而不實愔其流傳者寡文介與有損在乙未薄弱之中所謂阪田之特苗也耶

四明之首𨻳初欲以典贍持之也馮祭酒在南雍拔鄰初以冠六堂始亦懲萎薾之流乎其箴文病云士子薄

僞平淡作僞神奇主司厭僞神奇收僞平淡展轉相蒙
盇今沓一轍也自非力求其讀書有根柢之文滔滔者
何由可遏臨朐讀書續言爲一時臺閣之望所取子遜
之文發明題蘊非不刻露然字句之俚則辛丑猶之乙
未讀之輒嘆其澒洞不鮮甚矣士習之陋難挽也由甲
辰以迄癸丑元度元脈并爲一談牢不可破而才力益
微自鄶以下無庸譏論矣
或曰湯臨川教子及指授里中後生好舉湯許是宗匠
才人懸爲準格而未可斥其俚俗也是曷不審臨川之
所教者何人乎臨川述其子士蘧與丁元禮讀書各數

千卷瑰於文詞能鈎抉時勢物情之變而好深言之里中後生乃蕭伯玉邱毛伯姜居之涂映徹陳大士艾千子羅文止章大力也龍文虎脊一息則千里耳而未能應鑾和之節大馭不顧以湯之細潤許之提疾導之斯曰調良矣本無古學以立幹而欲以湯許轢天下其不終爲跛驢病駒者哉

矯枉者恆過其正而安派矯宣城而過其流也爲晦爲澁仍歸於枉矣然弘長風流之功未可少也甲寅以後大士大力方爲諸生而海內爭相摹效非孟旋爲之乎典午之清言玉茗先生聊以博其趣也而大力務馬於

是僅具說家一談一詠之致求夫議論卓犖可以關聖言斷國論者不復見矣大士中年亦趣之晚乃去其尖側變而宏達恢恢乎若關大路回思鼠穴之舊蔓未有不啞然自笑者也

竊蘇張之緒餘醉佛老之糟粕此萬歷後二十年政亂於上言龎於下之應也天啟開文則無非溫陵之橫議而體製亦顚倒狂逸幾於飛頭歧尾乳目臍口凡宦寺盜賊禍變相仍已皛兆萌茁於心聲艾千子發憤奮筆實中流之一壺也廟堂之上不能轉移廓清舉文章之柄倒授草野書生可嘆已夫

千子所推惟正希之潔吾獨愛其能鶱入極游萬仞使題之表裏皆精神所發越也朱子謂學者曰不可隨文解義須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叫喚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正希其庶矣乎惜哉再翳奪於外氏也正希與維節之文雖密緻少遜前人要其章程秩如也甲戌以後蕩而不返大士無篇法猶貼體口氣丁丑之大樽癸未之蘊生其爲論策也陳稍駿發於黃黃稍醇正於陳而文之變終焉若夫雕藻淫豔昧沒而雜者皆爲五行之妖而不當以風氣之正變論也就浙東西十一郡前輩言之世所傳商文毅公文皆後人僞託成化

乙未謝文正公與守溪領袖館閣文之雅正稱其爲人
弘正閒王文成公步趨蘇堂疏暢條達已未長沙以魁
其經始聞鶴灘之風而興者乎乙丑會元董文僖公文
淸粹渾穆而淵然之光如玉有色文格與守溪爲近門
人來斐泉稱其生平尤潛心朱子或問其析理之邃密
豈非近科來前舉所及也丁丑之季明德號爲文成高
第弟子而文則天分限之嘉靖乙未之諸子相馳騁莊
門獨得其靈逸之氣斯實文成嗣音矣同時張以貞論
者亦推其典

舉業之高自標置未有甚於茅副使順甫者也不曰翩

翩乎欲仙矣則曰得太史公之神當爲千秌絕調以今觀之其鍊格布置誠工而認題果如王唐之親切歟相傳鹿門服荆川之精荆川燮鹿門之逸精則其神理逸或止於格調歟耳學者謂鹿門能用長句當在王唐之上此乃齊其末也然同年中慈溪以魏科躋陪輔而聲名烜赫不敢與歸安齒則副使亦豪於文也已

顧甫每恨不及師事陽明短于說理吾竊謂宋儒之書苟不至誦言忘味說理亦奚假於外求也辛亥薛仲常自南考功督兩浙學攷初考湖州出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所獎者皆不依朱註問禮問官解考嘉

與出居敬而行簡二節諸生凡用仲弓未喻夫子可字
之意解者厲聲叱其淺陋且以臆見辨駁數百言夫鄉
之士大夫方趨致良知之新說而使者又厭薄先儒助
之掘泥揚波桑柔之五章當時亦有爲薛氏賦者乎
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四子者六經之階梯朱子作集
註又約近思錄之要以附焉士子誠講明集注以上溯
六經非先河後海之學乎德清許司馬孟中當新說初
盛獨守朱子之緒言確乎不拔故其文亦精湥雅健不
愧爲醇儒後之以講學立門戶者反不能如其詞之無
詖也

司馬與胡成之同里而世稱歸胡者成之凡七試春官
而後遇焉與斧甫皆有聲場屋故也天乙山高微傷直
致而五經紛綸聲出金石湯臨川于王唐而外推思泉
之奇氣固嘉隆閒一大手也今人以板重大扇自詭思
泉體則誣甚矣
黃懋忠學士會試墨卷鑪錘幾不遺力緣意度差遜于
鄧抑居第二其鍊而警要可百發穿楊矣繼同鄉余文
敏沈文恭二公後為嘉隆名魁而典試分校品目精當
亦幾可媲二公生平尤喜循誘後進擬議專致不失分
寸者為壬辰陳宮詹孟嘗

餘姚孫氏自忠烈公以後門第最盛文融胚胎前光又能以苦心人之恐心取之甲戌南宮墨卷視其父兄先後南畿典試程文尤爲時所傳誦後人論會元宗派以孫馮追配唐瞿未可因其評經傳之僭竝加嗤點也

馮開之應舉之文字字若經檃括權衡而遜氣卷舒不見有艱辛之態晚年宦稿超然詣微他人竟幅不能達者片言抉摘能使冰解的破錢宗伯謂其穿穴解故擺落畦逕含咀菁華匠心獨妙蓋祭酒之視司馬別有新得矣

使桂秀夫之雄才不終于癸酉爲書詎不若丁丑之陸

葵日庚辰之錢仲美余君房平葢雖知文如前輩猶答有不遇也四君子之文皆慷慨俊爽源于蘇氏後此如癸未之苦子初丙戌錢季梁吳孚伯韓中儒之徒皆有古意吳則董宗伯未第時亦誦習之

陶文簡公元卷如太華削成矜貴難匹其品格自爲第一首題變三段平敘之熟境其小者也朱大復評以三言曰提中和淡中濃新中古爲能發作者之蘊焉如第三名江西劉祭酒幼安卷亦當以議論英異定魁豈惟偏師橫鶩乎

壬辰沈司寇叔敷戊戌黃學使貞父皆淵源文律司寇

之氣潤澤故遇早而名位亦高黃似過於沈寂而所示學者爲文三要則必兼氣機與色言之其曰氣貴清貴雄貴達貴足機貴虛貴動貴迅貴旋色貴鮮貴爽貴飛貴濃淡勻貴增減妙氣以專聚以激發機以靜悟亦以習熟色由天授由神來亦由工致抑亦曲盡其妙也

山陰王季重弱冠牽絲晚淹簿領好爲細麼小題俗以狀人情感世變資談笑助詼諧至今人喜誦之獨錢宗伯目爲雜亂薈別裁之嚴不得不爾其才華爛熳觸緒多通自足爲始學疏導心靈但戒其過于漫戲致蹈俚俗者可矣文自乙未而後雖工不能無病在後人善取

節耳

孟旋子卿時文中之孟協律賈司倉也苦硬之語至于咀嚼難嚗晚達固宜與而顯者惟辛丑之葉敬君斯善學先秦諸子者乎是科葛水鑑文格頗卑及回翔郎署督學楚中拔金正希于啾發之羣譚友夏劉同人之屬皆被姝獎雖執權者摘爲怪僻不爲之動亦能力回古風者也

胡休復吉士與其友視去病沈無爲咸以讀書汲古爲志壬癸丑房稿中浸漬卷軸氣格超勝甲辰丁未庚戌三會元皆產於浙平湖之脈縷視上科爲密韓殿撰妙

年卽得霍林指授文室枉閑諸書流布海內工夫講貫
亦何以加然如休復者乃致力于其本也無回去病晩
以乙榜授官去病通經術曉經濟壬子與閭子將同舉
于鄉子將噓枯吹生能奔走暾名之士然孰爲有用之
學者乎國家以八股取人固將以儲將相之器柰何不
務其大者遠者幷使文章亦歸委靡耶
思而不學則必至於依附寒澁無所置才雖其極致亦
不過如么絃孑韵淒淸噍促求夫寬裕肉好順成和動
之音可復作乎乙丑䕫忠淸文思非不深也而讀者知
其世之衰歎其聲之細矣以其亦自成家異乎後之師

豫章而隨雲間者故并論之若乃窮問學之源流究意匠之曲折以鄉先生爲高曾規矩而復酌乎二百餘年風氣之所以升降然後出而鳴國家之盛則所謂命宮以揔四聲慶雲流景鳳翔者所望於多士良厚使者旣誦其所聞矣唯多士自執焉

康熙甲戌春義門先生在京師寓大定菴中時山左顏學山太史新奉視學兩浙之命頻造先生寓論文甚款太史慨然有丕變士習興起古學之志欲撰教條頒之浙中以示程式特托先生爲之脫稿後景雲方侍側因請于先生錄而藏之庚子夏日命兒鈞傳

錄畢謹附識紙尾

義門書塾論文

學至於科舉古人以爲末矣然今日之科舉所言固聖賢之學也南豐曾氏謂二典所記并與其淺微之意而傳之則執簡操筆亦皆聖人之徒八股能代聖賢以傳其淺微斯人豈復碌碌者哉患不求諸實耳窮理之方立言之本將必由之

論風氣者銳欲起衰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韓子起八代衰終身以是爲懸明季亂襍之文以誘之是濟之衰也漢藝文志論儒家固云遊文於六藝之

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出乎此則非儒矣文何自起
爲文而求自得於心者惟恐理之有不明爲文而務以
詘聱者惟恐貌之有不新惟恐理之有不明則其學
曰淺曰粹而其辭亦篤實輝光矣惟恐貌之有不新則
其志曰僻曰幻而其辭亦浮薄輕側矣
宋元名儒文集皆以講義經義編類其後復有經疑八
股因經義而小變之專尙實學典而清簡而明如口講
者至也先正陸文量記其在學校時以事見巡撫崔莊
敏公猶命題作講義今日乃以文似講章爲詬病所言
皆無稽不根求一二講題語何可得耶

八股所與講義區別者在順口氣而今人顧乃莫之重也口氣非描頭畫角所能肖舉其隅亦曰觀聖賢之氣象而已明季以來心益粗筆益放其弗倍題解者已尟若論孟文字口氣槩乎無辨也盍取精義綱領一二程子語致思焉

先儒謂朱子四書注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唐薛以上守之謹故信之深好之篤其文初無可驚可愕而卒莫可易嘗試操筆儗作平心定氣按題切脈字句逐一比量知其是非眞僞所在吾知不是之學而有不安於心也

經與史之精粗猶判若玉石況鬧以淸譚是俳也王厚齋云世說其言淸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闊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萬歷之末始好用世說可無懲乎且晉人方當笑之王韓之解易范武子之解春秋穀梁傳曷嘗屑爲此語

朱子論讀書當虛心涵泳舉莊子吾與之虛而委蛇語爲法謂旣虛其心又當隨書之曲折以涵泳之不可先自立說移聖賢以合己意八股旣體貼口氣則此法所宜守也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變詐之兵謀人棄我取人取我棄此廢居之心計儒生說經必遵大路焉用彼哉

文有體有度吾友本以艮其限列其夤識理脉之判隔聽者不察遂務更互上下字句體乃亂矣請申以艮之六五云艮其輔言有序走筲童孩亦妄倡輕新靈之論程子謂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文旣輕儇度乖而生心之害作他何言哉請首更以曲禮之訓曰安定辭

己卯皋月旣閒程式墨卷漫出此數條正於大雅君子非敢信今之遂是也吾以求益焉蘄幸教諸何焯又識

雜說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說者以氣候

淺淺言之固是然人之資質合下便有此三種根器有人於事理極理會得容易然曉得便了無喜好之意則索然無復餘味又有人亦知喜好而不根于心無躭著不捨一段精誠則或他好有以奪之便不能久于其道復而不厭亦不能溫故知新日進無彊惟上等根器纔知學便有樂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如嗜芻豢者雖有飯可廢如有山水花石之癖者雖至于傾家則以供遊玩不悔也此方是眞種子二程從此入手故明道晚年欲著樂書想是爲發明此意耳

姿性有敏鈍不可強也雖然亦視其志之分數如何耳

如有十分志向則其誠必不息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則亦無微之不入無堅之不破凡溺心於邪者必有鬼憑之專心於正者必有神依之管子曰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道家之言曰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王荆公曰方其幽晴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所謂神物非真從天降地出乃是自家精神靈爽之所爲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珪如取如攜此理至確惟在有精進之力無退悔之心有廣大之願無休歇之期古人有大就者往往是魯鈍人不足爲憂也

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人須終身欽之如農夫之

終歲而蓺五穀也蓺五穀者毎種必盡其勤方其盡力於此不知有彼也若來牟未蘇而又長彼黍稷雖有上農不能兼施此須立程課爲之毎藝一經必盡自家分量務令徹底方休蓺之之法一曰熟誦經文也二曰盡參衆說而別其同異較其短長也三曰精思以釋所疑而猶未敢自信也四曰明辨以袪所非而猶未敢自是也能於一經上得其門而入則諸書皆同室而異戶者可以類推而通古之成業以名世者其必由此矣

吾斯之未能信信字須玩味若說是自信得有仕的材料則如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有以自信者何以喟然之

歎獨在於點然則所謂會點漆雕開能見大意須離卻仕字須看體會斯字是何所指斯者此理也觸處皆是此理不知者固已背然知者亦終是信他不過既是信他不過則習俗足以移之時勢足以奪之私情足以牽之事變足以亂之以之自守雖有存焉者寡矣以之應用欲其沛然也難矣故夫子曰篤信好學便是信字實際今人皆能道信心信理信天信分實則信者幾何時常以此意自撿察便是漆雕開一派學問也

雜識

宋代稽山石邦哲字熙明仕至大理正家有博古堂藏

嘉泰會稽志亦載其目

書尤多世傳越州石氏歷代名帖其所開也帖凡二十七種其目詳見陳思寶刻叢編孫北海少宰獨得其全者幷有虞仲房集漢字千文一冊然未及辨其由來也後流傳歸吾鄉前輩余偶得寓目因爲考證帖以吉日癸巳首石經數行在第二樂天詩備則第二十七也好奇矜博者往往指石經爲鴻都物不知即石氏所刻今已罕覯何待推之使高耶樂天書得□□餘韻宋巳後亦無能過者眞跡聞尙在人間也魯公鹿脯二帖寒食帖皆石氏刻重摸者無復此沉着痛快矣淸遠道士詩出忠義堂石刻亦宋拓本然余疑是學顏書者因公有

是詩而僞爲之結字局束乏從容之度公本傳大歷十
二年元載敗後始爲刑部尚書安得五年遽以結銜也
小楷六種□□□書陰符皆石氏名帖中唐人書袁文
清跋柳書淸淨經云石氏居新昌慶歷時刻此帖余觀
稽書度人經後已有元祐戊辰范正思記豈是慶歷閒
物乎虞破邪序他刻莫有及者而剝損尤甚始一出而
爭相摸拓雖樂石亦泐也吾鄉前輩江陰徐子擴號爲
好事常於浙中購得石氏帖七種小友文文水爲之題
識極珍重之今青箱堂所藏自石經而下乃有十六種
可謂盛矣霽岩老先生其愼守寶哉

晉人小楷五種皆出越州石氏黃庭所存止此樂毅論為海字本爾是以帖目題為遺字明豐南禺牘論黃庭石氏刻者為第一遇他刻完本紙墨古者輒强名以石氏後此書家不加契勘交口和之使人笑來高紳學士家毅論海字本此蓋尙有典刑彖贊飄飄欲淩雲文氏重摹乃都無神明傅字右上橫畫適當石有剝損遂以由為甫尙失之小者學晉人書未覩宋以上佳刻幾何不爽飛仙于土木耶十三行肥瘠得中勝周膳部摸本遠甚曹娥枉治謁社治之類以十數而刻手精絕其韵他本乃莫能望帖目列十三行之後但題晉賢不云是

眞賞齋婁壽碑爲吾友漢軍楊繼振又雲以二百金購得入祺下矣

右軍按梁武帝與陶隱居貞白論書無一語及之褚公中禁書目右軍眞書五卷中獨未嘗有曹娥黃伯思雖謂昇平是其晚年書宋思陵題絹本眞跡亦不苟同其說古人蓋必有所受之也

代州馮欽南持夏承碑一本來質卽是華中甫家物後有豐道生題識亦嘉靖乙酉中秋日與婁壽碑相同我爲估價十兩馮適絕糧急欲售去本意原與繆文子文子正以感冒在牀礙我因以銀五兩買得華所藏中間凡闕三十字亦非完本然自戊子得婁壽碑至今年戊戌相去十年復合亦非偶然想不訝其歎也然此碑豐

道生圖章已被俗子續題寫字在上大是可憐

雜錄

甲午冬日過揖翠堂得見翠微居士墨迹一卷始知思陵楷法其用筆蓋得之道祖最後艸書通泉帖乃不減孫虔禮矣李賓之前題小篆五字復有後跋弇山翁舊藏凡再跋亦有同時彭年黃姬水周天球跋平生未見道祖眞跡乃入都第一快事也又趙吳興蘭竹卷元季明初名人題識數十廣伯生一詩亦在焉觀陳敬初跋則玉山主人舊藏也畫成本無款裨販人繆加子昂爲善之寫六字圖記亦非當日所用舊人書畫往往爲譖

者橫生痕㾜可以嗟惜又王元章墨梅雙鉤巨竹長卷自題爲雙淸圖靑田文成公有一詩詩中皇初平皇字不學者不知古人本通用旁加二點其出於萬歷以後人耶又有倪高士臨內景經思陵臨黃庭亦佳然非三卷之匹儔矣

戊子二月十七日過陸其淸聽雲室觀其所藏宋搨鍾太傅力命帖乃韓敬堂舊物曾歸王宇泰者後附季直表亦可觀當在華中甫所開本以前又宋搨陝本十七帖邵僧彌所藏僧彌有此佳刻宜乎其艸書頗可觀也

又宋搨鍾太傅丙舍帖字樣同（角上有八分雲字鼎帖千文石號也）正與

汝帖中相類右軍黃庭經樂毅論題籤有黃庭而已爲人購去樂毅論乃高紳家海字不全本所摹然每字魚尾波精神猶在虞永興所祖也大令十三行此本宣和二字完好今止有和字又篆文禾字向左曲轉長直下非一本也即今所謂玉板本紙墨佳便與新搨者迥然不同無名人草書比之褚登善陰符尤勝後摸閣古及永興軍節度使印其羣玉帖之一耶顏魯公小字麻姑壇記亦非近時搨本所竪宋牋題籤文文水所書也小字極縱放得意書也又宋搨歐陽信本溫彥博碑宋牋題籤文待詔入分書又宋搨泉州本官帖名臣第二卷雖敝壞猶是大內裝褙用墨太溼然在余所收焦弱侯家泉

州本官帖之前皆不易得且俗士無由見者燈下漫記

焯

三月二十五日雨中過聽雲室見陸放翁藁書數紙袁永之所藏字作行書甚瀟灑元板辛稼軒詞四冊明初人影寫朱槧樽前集詞一冊後有張丑印乃族人定甫所藏也又胡仲子集二厚冊後有藝書堂印皆可記

己丑九月十八日見聽雲室所藏黃鶴山樵元武修眞圖又出宋拓李括州雲麾碑一冊汪鄰幾舊物萬歷已未傳聖陶題其後雖不及錫山秦氏所收唐荊川藏本戊戌秋見丹徒蔣亦厚所藏可與此本相埒獨有碑額然近時搨本俱不逮也傳

是樓宋本考古圖比近刻多續考古圖五卷又釋本一卷爲四川布政宋致豪奪以去辛卯正月事丁酉九月十日過培風堂獲觀李忠定尺牘一紙恐是張華陽非忠定逸氣翩翩爲蘇學者莫能尙也張于湖一紙亦佳又有名安禮者未審爲誰已帶米法非王和甫也又劉鄜王及道人萊老一紙總無近人俗韻

飯罷試鄭宅茶香氣與武夷迥殊又非蒸裹所染意植茶正在甘林中根株相爲附麗遂得其臭味耶當從閩中別茶人問之余自甲子入都已三十餘年大人先生坐中烹啜者皆非眞鄭家白此日始獲嘗爾因幷記之

壬辰六月陸彤宋以陳敬初秋水軒記眞蹟見示此文乃張企翱刻袁白集時所不見匏菴舊藏也楷中閒脫去十餘行楷法清勁用筆極正彤宋止用白金數錢得之城隍廟西肆中

青箱堂藏越州石氏帖十八種　石經　力命　丙舍　黃庭　樂毅　象贊　蘭亭　十三行　曹娥　破邪　心經　陀羅尼咒　陰符　度人　清淨　護命　鹿脯　樂天詩　惟背手惡劣黃庭幾字割裂顚倒亦遭遇之不幸也乙未冬日余偶見而辨出之晉人小字則丁酉春日從亂帙中續得其不湮沒者幾希矣

康熙甲午秋八月同年唐執玉虞部以先世襄文公所藏宋拓洛神十三行屬爲題識此帖董宗伯甚嘆之然多用顏法開坡谷門徑或卽周子發所摸以入石者不如越州石氏本纖穠得中也惟帖是石未刓時拓本毫髮畢備墨光可鑑此則他家所藏莫有及者

戊戌夏日見秀水杜宗伯所藏黃庭乃孫北海少宰故物少宰以有秦華印尤珍愛之印不必眞帖亦石未刓時所拓用筆有近坡翁者殆前輩所謂徐季海摹本也與唐氏所藏十三行可稱□□

康熙戊子謁前輩潘稼堂於溪上出宋搨法帖一册相

示漫記其目力命前有爵里一行魏太傅定陵侯潁川鍾繇字元常丙舍 樂

毅海字不全本在後與恆字齊畿之臨鍾繇帖六字空二字有希彥圖記黃庭不全本帖目云幾字

像贊 曹娥米行王匡作王匡帖自曹娥在十三行後但題晉賢不云右軍十三行

破邪論序 心經 陰符 草書陰符二十三行缺處甚多誠懸

常清靜經 度人經此褚帖當在上消災護命經剝處橫刻子字大之字凡兩行尊勝咒 蘭亭後石裂處缺世妹一也於五字列雖事致後斯皆損眞書筆陣

圖集王書惟此一種是偽迹之下劣者其十六種自丙舍以下大都是停

雲館小楷之祖停雲十三行洲是一肥本然廉隅風韻頓有奴生之

別上有一泉聞氏家藏陳氏兗遠朱文印後歸新安畢

司馬懋康司馬自題其後書法學吳興直華亭也但不離萬

歷季年格亦復有僧鑑王季重二跋裝背甚不工然固屬佳帖

力命訪字參差入妙讌見見字左掠作八分詔字右半上下俱短悶臣臣所懷上臣字左筆向外下臣字左筆直懷字偏傍省右點

曹娥枉洽枉作祉乍沈沈作沘失聲失作其悼痛悼作恒引鏡引作列坐臺臺作臺露屋屋作屋露雨第點枉丨下不渝渝作渝乾坤乾作乾炅平與江中竝不但匡之爲叵也

江陰徐子擴所得石氏帖僅有七種後有文文水題識

今藏錫山秦氏其傳拓又在潘氏藏本之後　力命
丙舍　像贊　心經　尊勝咒　陰符　淸靜經　丙
舍像贊則摹入停雲館者也
夏承碑乃新翻本較之李明古所得翻本尚不如也冊
眞先師合作正學九宮精力壯盛時也
安溪先生視學時保定王生家廢苑東每夜發光敗土
數尺即武功寺田公德政碑也廉鍔丰神與宋本無異
先生即命植保府學
京師米貴至三兩五錢一石中秋日肉貴至一百二十
文

右軍七十大慶帖與蘭亭崇山峻領字正可相證此帖所謂鳳翥鸞翔左規右矩之妙今見王侍書摹本精力圓固弈弈倍有神彩

此卷論文論書帖語皆當行文亦彬彬爾雅

此疑單溪閣學集本爲多以內論越石氏帖語多爲所采也閣學多見博覽此當自真跡中錄出也

卷十終

義門先生集

歸安吳　雲
元和韓　崇
吳江翁大年

卷十一

五言古詩 四言附

擬古

澗松自亭亭山苗自離離苗及三時實松乃千歲姿誰憤苗據高誰惜松處卑殖苗在松下生恐復不安歲寒松獨當歲改苗又昌松身漸爲龍松材中明堂天意自有鍾地勢本可怨苗乎勿亂莠亦得升秋嘗

飲酒

少狂誇劇飲氣勝非好之欲看小戸醉不覺成自迷匿醒邀再剋摻參喝行遲南北暇計味腹但爲鴟夷經宿人聞臭香奪芝蘭帷飲徒半化土陶埴或已施腐脅性命阨濡首悔責滋中間因病溼斷止畏復持對花聊瀹茗讀史唯糝藜家釀猶散出偕書先一瓻近者竊稍稍行藥託諸醫偶排時序寒反用輔早衰淺斟卽造適和旨暢四支費少足易得親醇乘其醺幽㸃胸所無終不生酒悲難怠竟何過咎失緣身癡作病乃遺趣趣待醒者知晩姸始獨覺酌數晷識宜有節便可常戒汝嫌增

扆合歡名敎用舊對存伊誰倘逢徐景山應許吾不欺

有感書事

古不近刑人漢唐由篡亂明祖禁識字厲階始靖難立功仍出鎭迴與埽除判吁嗟再世耳家法遂輕變旣著艮異微可追胡莫諫內書堂繼設秉筆權俄擅土木幾覆邦緊獨南交叛及乎武熹朝後庭溺游宴瑾賢竊乾綱作逆畧無憚祚隆瑾敗速運否賢禍蔓皇子兆胎辱忠臣填猘犴羣呼九千歲配擬兩楹尊生祠塞寰宇壽冢壓近甸規陵造有方請隧評徒萬漉金空十庫餘材亢三殿照耀香山麓掩蔽碧雲院南衙携眷繁東廠郎

眞便獲延十七載英果賴立斷磔裂方致誅殄瘁旋遘
患乃乘天帝醉收骨歸兆窟兩碑書一銜增立聳霄半
僭上怙厥終易代焰仍煽至今畿甫民私淨安歆美豈
知我
世祖興治有貽訓二十四衙門一朝趣銷印文書無傳
宣事件蹇斯誕爲坊及環衞錦衣職司換開國六十年
作述唯一貫君側何由侍絕世誰當信禮部名不收句
倉身難竄愚下徒自幾崢嶸還互眩西城眞御史穢積
請鉏剗百牛拽什碑萬夫平到挺石泉愧氣洗金剎秀
色現弁令于涇魂相將駭潛散從茲薰腐徒畢頭腦先

顛在晉張元節剖墓摧奸宦傳聞異㑹曹止快一時憤
未若桂下孫作鑒意尤婉吾更望廟堂自宮舉嚴憲一
身坐不孝盡室徙邊郡非理椓所生即准殺子讞留之
慮敗羣加罪亦遠遣庶幾無知氓求進罔思勸必備閹
寺數觸紏募代論乳抱矜無辜人類俾蘩衍或如古肉
刑婦者懲其嫚小宰治王宮聖制參姬旦內臣香火微
帝座光華煥率祖繼月令雨雪凜集霰

讀孟嘗君傳

周衰上失政隱民食于他四豪起六國養士尤雄誇孟
嘗因父積招致爭來遐貴賤無所擇比己一不頗屛後

記客語舍中閭客歌親戚使獻遺出入乘輿車坐列三千人入薛六萬家始緣得代立屢用脫世羅厚遺所不知自喜智慮過惛哉嘗許俗坐變淪澆訛終不見一賢勝交徒以多貌辨不求生馮驩還同波篇成王在莒奈損公家何壓面賴言失幾復爲田和所以明王作以禮消機牙家施不及國民志無由邪

詠王昭君事者多不考信於兩漢之書即石季倫謂匈奴盛而請婚亦非本然也漫賦一篇雖乖興味庶乎實事求是焉

南郡良家子疑自陽雲精豐容更靚飾待詔入掖庭數

歲不御見薄命遇竟甯郅支旣伏辜呼韓喜懼幷復修
黃龍禮依塞來朝正自親願壻漢勅賜五嫂婷王嬙在
籍伍乃出自請行臨行幸得召顧影遺光明雖然積悲
怨猶使帝目驚綷縩坐偶近强笑娛情靈無意一御幸
甲觀世嫡生欲留何獨難信重色適輕隕石不上天有
嘒辭列星漢宮爵十四末與一等榮却嘗閼氏號甯胡
振天聲求歸令從俗降志終氈城生女復入侍竟漢之
西京豈如烏孫主土思徒煩迎男子乘一障女亦思弭
兵改元下明詔自我收其成弱質苟利國所畏非飄零
幽蘭不必媚朝槿不獲爭帝紀牽連書粉黛坐丹青甘

陳旣封侯亦載王嫱名

冬夜八柏軒讀書

早歲實空虛功業妄指取折節已善忘時過力方努閑
房耳目清靜夜神智聚盥漱徐展書賞會今猶古斯文
乃其心千載庶予輔寒更坐來轉攬衣視天宇傅說精
不以氣皦顧非伍炳燭及此謀將恐徒勸苦安能復知
非自擾負靈府飯牛息哀歌聽雞謝狂舞永言反沉潛
漸擬口莽鹵長編披復尋殘槧騶還吐匹如計相老重
作兒含乳多聞未敢期且趁三餘補

庭柏旱久色悴漫賦

列縣本長青頗訝雜黑黃雖云異彫落黯然多不揚豈
伊渴天澤姿貌摧昂藏應坐旱塵封莫聽勁色彰嚴風
凝霿霧挂樹繁曉霜日出但微泫安能發故光何時甘
雪尺高檠射湙驄翳霾盡澈浣豁見翠鳳翔北嶺蒼髯
身凌寒皎相望北方霧凝爲冰著樹曉白土人名爲樹挂

同友過堯峯免水禪院訪過菴長老

道人種松罷免水開禪關微塵吹不到白雲相與閒偶
尋林外約引我過前山倚杖看奇石徘徊殊未還

讀柳子送文暢上人序效寒山體

裴楷論守一文殊說不二正許合儒墨聊假釋疑滯穢

累脫去時步武清涼界吾書有秘寶無俟下臨代迴躅可勤求覺路非此地亦不邇聲色亦不殖貨利佛出還作禮何羨靈山會臣受孔子戒者漢也超詣

還徐子采若寫眞戲作示之

古來題寫眞其文皆自作我與我周旋下語斯有著或尙論千載命意隨所託生平舉一二無妨爲盍各未有竝世人品目橫相索對面不知心安取說皮膜惟聞谷贊坡筆乃非苟落事之師友間於諡本不薄況爲百世士五緯爭照灼柰何時所尙兒戲其酬酢有眞輒有題詩筆等合醵行多侵水石字縱礙枝格幾如官馬樣六

印和字烙亦有聯巨軸蛇足轉紛錯富貴競承奉貧賤
襪嘲誰其中有何語可用充行畧未題固可已已題猶
當削我初不識字屬思愧枯涸予文不識面似否難喻
度舍曰道生平臆揣實遼廓吾徒雖有請還心未容諾
豈若還予箋勿强贅拙惡自嫌不近情占詩奉一噱因
之謝來者息壤指前約

補昭明五君詠山濤王戎二詩

山公早自晦四十尙盤桓一從困朱紱耄老不得還頗
須酒八斗粗庇屋十平聲閒孰云但多可文中子語時復有名
言

阿戎敗人意便爲時所羇黃公壚下過視沓邈難追慕
蘧去彌遠浮沉無可爲出游乘小馬不知是那司

二人以貴顯被削故詩中爲之洗雪

繼陳拾遺薊邱覽古七首

衣裳垂聖作始取諸乾坤貴賤由此辨伏物開幽冒風
教沓因殊遺邱仰軒轅 軒轅臺

燕昭報齊恥其國獨後亾豈非召公烈中亦得士昌黃
金臺有無千里空徬徨 燕昭王

絫能君成功論行士立名善始期善終善作待善成早
見不同壘屨書泣兩生 樂生

三代勢將變秦適爲驅除如何燕太子恐不能須臾遲之請辭決客亦徒好書燕太子

長者戒勿泄況無太傅知自殺激所善因絕太子疑知勇非盛壯節俠乃不衰田光先生

行仁義節儉明君臣六親八十居一分中國名常尊主運豈恠迂談天漫無垠鄒子

帝者師百巳亾國與役處高言開王心一舉出世主四士遂遠來築宮自隗始郭隗

蔣子範昆季邀往城南同鐔封氏廢圃觀矮松傳是元時所植感而有詩

偃蓋蒼髯変兩枝横半畝鬱鬱屈復蟠疑是臥龍友風雷起不能空閲歳年久材非明堂用伏軀坐相守挺出嵩拏雲覺縮乃蒙垢又姝巖石間排壓無所咎糞壤幾何離道旁自蚴蟉獨被吟客聞覶奇競忘醜中或有神仙過者適誰某

客于便面仿馬和之倚杖尋梅圖漫題

一花增一春自喜未成翁濟勝飛兩屐流甜遂百重環顧眄莫分積翠迷雲封疑拄仙人杖直到玉女峯鬱勃擁清氣沁入無塵胸回飈捲香雪低露碧篠叢高枝競攫拏勢迴兩白龍轉恐葛陂侶騰化自手中風和指前

林覓路排寘蒙兒孫應解事挈榼遥相從農務及此閑杏枝又黏紅

辛巳小除夕讀漢書戲擬吳叔庠體二首

西域勢分弱不足用大師樓蘭馳一節北闕懸賞歸誘斬所信巫于闐自崩稽塞種但善幻統率終莫隨富民毋之備徐可制其巇

南蠻阻淡峭不能爲遠害劉尚一軍沒輕敵入其險屯聚斷通徑倉盡遨疲退近夏木土惡相守生疾癘發兵頭爲白伏波且貽悔

甲午都下初會艾實戲作

北燕故有茭江東亦同呼時移地變寶空載輶軒書何
人攜珠囊抛擲試沮洳高荷難爲蓋占水大葉鋪千苞
莖下攢嵩拆刺滿膚邇來頗採摘頭筐詮九衢居者驚
蝟磔觸著尙躊躇南人識雞頭喜獲昔所無吳郡鬻其
實掬水不待刳此猶形戢戢轉足供嬉娛栗房隨刃罅
揣膜逐手除砂掇稍去溢湯煑旋濾濡軟溫解蛻膩圓
瑩落盤纖細粒搗爲粥杏酪謝甘腴剖蚌出明月安得
多且賤無爭矧易致何辭解青蚨鄉中招其味不異在
菰蘆休官爲苦筭昔譚謂已迂倉卒可怱歸老我或匪
誣

起句用方言第二句即郭注也北方新種者皮如刺蝟手不可觸與南異者此耳內城未有知食此者即北方仕者亦未始嘗也小錢一文可得一苞末四句初云吾聞蔆與芡籩人職是須一水土政不修遠徵仰貢輸正似宜三種種黍嬾種稌富媼不自富推類願早圖嫌其近腐遂以戲語易之

壽徐蒼伯七十

徐君推名飲自云景山後時復一中之初不計升斗曩者余北行泊舟小河口停杯輒枉訪喜是令弟友把臂無襍言但問能飲否逡巡謝入林余病適止酒別來十七年冉冉雙丸走頗聞令弟言進德固已久千日畏腐腸三爵戒濡首名教足優游却嫌昏冥醜遂空尋常債坐躋七十壽吾聞衛武公悔過乃無咎初筵詩五章錄

自聖人手君今至百年附此庶不朽

題王石谷倣黃鶴山樵夏山高隱圖

武夷九曲夏木千章回風送爽飛瀑助涼調鶴清興漄

花閒怭謝安蒲葵管窗䋲牀欲攜淵明同躋羲皇

頌懷玉壽二首

良辰攸届蘭桂芬芳綺筵介壽且壽而康望重商山名

高渭水簪紱滿堂輝煌珂里

何以頌之嵩高之松千秋萬歲盤曲如龍又何擬之升

恆共仰景星卿雲昭回成象

七言古詩

謁武夷精舍三首

昝年長老逐遊興從問何處名山盛迤邐莫須敷淺原曲溪第一武夷遲尋幽易步衆巒姝巘奇觸眼羣峯競宋家南狩西山西先移婺女開賢聖

居於夫子似鄒魯來往未會拜舊宇此行棄捨浙江舟取道回邅西水溯撥源莫憚九折溪仰止方知萬仞古飄風爲謝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苦

高山蹜然哲人邁猶有手整六經在章句初年成習心專門白首歸模楷下竿淺刺懸溪風肅佩上趨精舍靄相看來裔湊微茲誰念前修久相待

賚硯齋歌

槃槃紫石大圓研栖靜賚自方壺仙人分十二銘其背
歲久太半缺且刓鎬京辟雍師匠古陳倉石鼓形模頑
襲藏物表謝援俗記載獨漏高氏箋七眞護持逾數代
冥揆入用由衡山文明會日有遭遇其物固待其人傳
有如嶺上雲一片氤氳不去几格閒停雲恰稱作別館
家寶復出玉帶前翁壽九十研什伯老伴寂寞留塵寰
負芻諸孫何自得輟贈俾結翰墨緣生質辨作謝上蔡
我愧三絶作畣賢不貪爲寶幼所服好古聚財達者暘
況今病目符剩員願守半瓦與斷磚固辭不獲請益虔

或祝我壽如翁綿小齋新起識勿諠因邀宗老爲篆顔
丁夔未羨兆筵篿述古休數遺丹元晉聞惟靜者永年
賚硏吾得養生芎

岳墳

南枝虓怒北風狂鳥雀不下侯所藏長城自壞謀弗臧
中興主將誰陿行憑城據險得一當規模大畧難論量
先平襄漢根本强上游南渡關存亾從容進取恢舊疆
指掌席捲收臨潰十年功名一旦荒班師父老空涕滂
權臣在內何披猖敵國未破躬罹殃易世過者猶盡傷
我欲推本不可詳天敎宋祚不如唐保身鬮冗非汾陽

祖宗取人作法凉狄靑先已遭猜防由來利害策其長大藩叅鎔內勢張冬靑樹小埋雪霜折衝豈若留忠良

楊生學山娶婦

楊子衰病七十餘爲兒再娶心力疲兒字學山我學徒婚禮無賀勗以詩仕爲貧猶娶爲養家貧親老時有之爾今年已近立境父母之年可不知門祚興衰一視爾爾尙壐壐弗棄基五經爾親幼所授傳爾何啻有萬貲但能思索通大義筆下自走靈蛇珠明經取士楊貢院主司含爾賞激誰便從南宮奉大對乞假省覲辭丹墀歸與命婦拜堂下親顧有喜盈豪眉煎和五鼎易藿食

朝夕佐饈柔且怡祿逮親存心始樂努力戰藝戒後時不然歲去成枯落窮廬悲嘆艮苦遲窘身約親難語孝糟糠累婦宙非癡我語皆出肝膈要學山聽之其謂卑科名未得志勿淡淡是游惰所借資格言傳自文靖口爾親親得諸其師

康熙壬午京兆秋賦篔谷大弟期予意甚篤及撤棘失解貽書以學徒丁生中雋相寬戲集少陵翁句代書奉候兼簡舊田六弟言之不作用賁拊掌身當慶侍禮不稱老茲乃拉雜趁韻不足爲外人道也

古來材大難爲用結根失所纏風霜藝書萬卷常暗誦
委棄非汝能周防在野只教心力破晩有弟子傳芬芳
卽令倏忽已五十此豈有意仍騰驤聖朝亦知賤士醜
感時撫事增惋傷樹木猶爲人愛惜安得壯士提天綱
浩蕩古今同一體好惡不合長相蒙小兒學問止論語
攀龍附鳳勢莫當叔孫禮樂蕭何律觀我落筆中書堂
當時得意況深眷勞心焦思補四方更肯紅顏生羽翰
南極老人應壽昌蒼天變化誰料得此日饑寒趨路旁
富貴應須致身早麒麟閣畫鴻鴈行與報惠連詩不惜
自笑狂夫老更狂

辛丑夏日續題卷末卽用送公西行

公平賢者不可測平生豈獨三不惑字曰舜徒稱厥德問雞名齋善益力作詩餘事資遊息言者無邪流翰墨救灾玆日新奉　勅少緩并恐非菜色先驅入關行孔亟望公如歲俾得會小試手活萬億遂望廟堂澤四國

石節母顧太君表貞編

近代旌門成於賄苦節上聞或塵矣秖愁稿房橫索錢誰料學院亦如彼況復坊銀新奉裁難與豪家鬬觀美可憐石母節獨苦無人爲言亦已耳憑仗歌詩輝管彤乞得數篇書在紙瓜山詩老頗癡絕烏頭故事猶準擬

傷貧同病魏家兒皿泪一時沾字裏唯有彭郎解事人只說幽芳播閭史吁嗟乎節母還須待廉吏方顯清高天外倚築臺翻爲埋懷清辜負共姜誓之死我歌聊待採詩官萬有一激敦風紀

王翁壽詩

文思天子祚萬億四海八荒開壽域耆民祝慶入京華錫燕賜金欣飽德太平盛事史未書擊壤歌呼殷南極老人星明光彩麗拂地蕪風恬作息黃髮皤皤背有駘變孩返童好顏色太原王翁政八十矍鑠不假人扶翼彭年閱世轉悠悠有倍舒長無偪仄諸子克家孫更秀

凊秋之日長筵飭庭開木樨香七里尊泛金波漏百刻賀客無煩別致辭但向筵前歌　帝力

五言律詩

項亭懷古

主約力爭雄驅除三嬗中五年騅始逝十罪路先窮枝屬爲劉氏初封葬魯公徒留蓋世氣不肯王江東

過淮陰市

無雙非市價跨下笑相看事項回瞳晚逢蕭得語難萬家營地置一飯寄人餐餓隸多能辨誰尋勇怯端

繼楊南蘭江干行

賦鄭國姓寇江甯
時事也

寂寞回潮晚飄零別路賒新愁看鷁退故夢說龍拏賜
姓藩靡貳親軍士不譁長刀摧陣馬重鎧代兵車席捲
沿江戍雲屯舊國闍那知天步改難返日輪斜割據扶
桒島紆籌析木槎秋霜凋桂樹春汎爽桃花繼霸遵前
朔空名偕後華祥興無宋統天佑尚唐家懷士虛機會
拘文棄爪牙曾符化猿鶴竟志闕讙蔓王謝衣冠盡朱
張富貴加書降官幸罷身播道方汴京口逢傾酒江頭
對畫沙黃旗澄淨練紫氣散餘霞獨悄靈光殿誰安赤
嵌涯陳亾具五國詩史付長嗟

同賦愁多知夜長

獨含三歲意轉向一宵暈頻訝寒膏爐應生冬日光兆
風吹總至天上寄何當自是人心別長門漏倍長

賦得歲寒堅後凋

亭亭冬嶺上獨秀節彌堅欲效風霜勁如迎雨露先龍
鱗蒼更厚馬尾碧長鮮應入明堂用闡徵十八年

友人以所作鍾山能仁寺樹王記見示因題六韻

記云太祖幸寺中指銀杏最大者曰此樹王也繫以玉帶今葉與實遂變

六王隨代盡一木訝扶蘇天子言無戲神靈亦有諸萌
抽赭黃似實理帶圍如不逐青牛化長依白象居闡名
還敬樹撥異擬停車詎等秦松賤無徵封禪書

催梅

庾嶺經冬白倚宮逼歲明漸應珠作實獨未玉爲英窗曉思疑到春生蔓續成巡簷排羯鼓淺笑索卿卿

早梅

春動百花迎先寒獨樹晶隔林淡見處芳意滿園生但恐新粧覺方欣省酒成微微香半度相望得雙淸

梅花

玉立見精神嬲知慰望春啅開鳴鳥口驚躍鬪龍鱗鄉中謂之鶯鬪花也近水光先合空山態更新依稀樂游曉甘露和香勻

晚梅

作酸方應俟流汞遂盈條皎潔常無改凝明不易飄寄人厭洞隔顧影玉河遙誰挨秋前實飴鹽試其調

遠梅

迴照楚天開初從萬里來眞堪向晴昊偶許下瑤臺香逐東風遠光移朝雪摧不知因驛使玉貌絕塵埃

石梅

壽陽妝鏡裏弄影露支機香骨終難朽盆山自結靠嵌空疑雪在縈拂憶雲歸舊與松根化偏含四照輝

落梅

春色未應無循陔嗅綠跗爰枝教蝶舞護子學蜂鬚肯待飄飄絮還鋪歷歷稀兼聞和酒醴鳥語致提壺吳中有梅花三白

紅梅

開雪看來真微微吐絳唇莫疑香太冷試遣豔臙春玉府瓊分色妝樓姓記秦鮮榮襯桃杏未比一枝新一枝用晏圖平

蠟梅

粉滓易凝塵書家別寫真略致標鐵幹長與露淸神自出雙鉤意誰言飛白倫暗香驚屢換不謝蠟香新

綠蕚梅

花蕚尤相染開時總出塵望中天映碧印處綠浮鈎仙子來無定幽姿夐逼眞噴香三百朶爭笑遠山顰

再賦二首

玉妃嬌小女雲髻忽爲霞似入羅浮路曾餐句漏砂紅妝妄掩映銀燭互橫斜朱紫名誰記從他上苑誇

月燦如欲合芳澤底須加薄袖倚修竹微龢隔碧紗𥦛脾難作伴翠羽故相遮南浦新波影窺來不道差

蠟梅

梅前承菊後葉盡始花生磬口藏檀的鎔丸偕日晶終

無和鼎實可比嗅金英難頁凌寒意從邀破臘名

康熙辛巳冬日安谿先生再被哈密甜瓜之賜世

得大兄親剖與嘗遏占六韻申謝

燉煌傳窖筩驛貢抵球琳瓜熟時萬里安塘姝錫欣仍歲分需

幸值今去冬余方覲省南歸自天眞日曜得冷恰冬潑理脆凝瓊

液文班鏤綠沈剖看神已爽齕會禮還飲仰荷同甘意

長留鄭灼心

恭紀

聖恩詩有序

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蒙

特恩於行在賜臣焯
御書朱子書字銘一軸點點畫畫莫非鍾王之秘瞻拜
贊誦蔑能名涉月乃因銘辭之意窺仰萬一成
五言律詩一章十二韻恭紀
恩遇才思短澁榮與懼幷謹拜手以獻
道藝原同貫神明德更全法由羲畫肇銘自宋儒傳得
一從心是唯精運腕專無荒勤小物有事樂脩年岐鼓
應羞伏虞戈敢比肩妙兼千聖學冠絕百王前多幸逢
三錫
殊恩動八埏榮光塵士被眞訣侍臣宣竊覩源流合知

存筆墨先
天章階莫致
至教骨長鑄拙直惟開放孤微戒取妍欽哉圖仰報
宸翰耀奎躔
恭紀
聖恩詩有序
伏惟我
皇上育才錫類度越古今雖以臣焯之愚陋既蒙
欽賜舉人一體會試恭値
聖駕閱河南巡兼省吳越吏治民風臣父何棟從父老

後炷香迎送復蒙
詢問姓名令隨至金山寺候
旨蓋憐臣父年老欲會試題名錄至臣父得早見一二
程先多一二日之歡忭也
聖恩高厚至此而臣以蹇劣薦而復落爲臣爲子兩有
愧負重荷
天慈矜其笞日近名多過幾至辱親諄切訓誨示以中
正和平之路俾得刻勵自改且與臣汪灝臣蔣廷
錫俱
欽賜進士一體

殿試擢在二甲第三必使臣父餘年得以親見不惟寵榮其身而更寵榮其身之所自出從來史冊所書待下之厚固未有也天下後世聞風興起爲人之祖父者孰不思以一經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思以樸學顯其祖父而況遭遇如臣感激倍萬者乎臣叩額籲呼之下退而賦五言長律詩四十韻謹拜手稽首以獻

作人隆壽考俊德比唐虞轉益旁求切何嘗成憲拘片長名必達一面記靡渝慈有家人過誠還庶類孚微生初際盛單族本爲儒攻苦沿仍世塵埃困九衢身窮遂

萍梗親老近桑榆但羡隨陽鴈方羞返哺鳴槐黃三歲
計桂馥一枝無望外
詢幽仄
從天起涸枯
賜霑聽鼓瑟榮幸備吹竽除夕書傳闕元宵信到吳寒
門春忽盎白首病先蘇感極翻零涕愁纔不假扶瓣香
持佛號萬載祝
皇圖嘉會逢
南狩歡迎拱北趨奏名蒙
眷厚問齒荷憐姝浮玉山迤從泥金帖漸須欲教衰晚

眼早覩顯揚遂自恨臣才下虛承
聖澤紆衡文會激賞卜命復躊躇入省雖通藉循陔亦
向隅預期公道枉秖恐歲華逾遠道音容閒頹齡喜懼
俱責躬恆閔默承睫或沾濡敢冀魚騰沼私窺鳳集梧
恭惟
天浩蕩頓易路崎嶇曩失周詳戒
渥恩次第敷曲成無忝志先化不移愚謞謞
君猶父諄諄典與謨提撕分覺夢愧悔刻肌膚異數驚
連被周行竊並驅對難晞黼黻書未習盤盂豈識天人
際重邀

帝命俞鸞旗森廣陛蘂榜照清都覔使高堂婺眞添暮
景娛加餐懸可料益壽定非誣逮耄
施山嶽捐身報𥝲銖敎忠由晉勉移孝自今輸欣値三
階正長思誦六符

賦得鶯出谷 得喬字

春融幽谷暖鶯出欲遷喬得氣辭寒澗求聲度野橋好
音流韻遠翠羽逐花飄下上穿桃陌翩翾動柳條出山
情不減擇地智偏饒野性耽晴樹遙心向碧霄差同鳩
拂羽敢擬鳳呈翹
上苑春光滿將翔路豈遙

祝道翁先生偕賢配孺人齊齡稀壽

宿名餘積慶七袠開長筵璜瑀聯珠斗菑畬茂玉田舉觴移四序得覲宦三年歸溯鷹窠頂雙瞻日月懸

祝龍舒節母沛國夫人四袠壽

雛鳳有淸聲孤凰自教成作人逢壽考瑞世讓先鳴鸞誥會邀錫烏頭且待旌長筵馨鼎養可假雉爲羹

卷十一終